

南昌府志序

余守豫章之明年巨浸作民籲
所請求所以佐歲者惟長河官
港因天順地其利普其惠不費
而額課有禁也弛之便爰遡之
掌故尋課鈔所自始將徼惠於
朝永蠲之當事者可其議顧往牒
無徵遂寢或曰省有大志可稽
也而畧又曰郡故有志而未傳
即諮之二酉得其簡囊然百年
物也其畧猶是也矧殘闕不啻
此耶乃商之章本清氏本清郡
之高士也余所為下榻者辭讓
於太史太史鄧公又以習勞

讓於督學使督學萬公則謂學
士張宗伯公在可俟也余各走
書三四復讓始協適宗伯休沐
過里闢局有日矣二三公猶歆
然吾鄉哲自司馬公而下能悉
當心乎鉅典無小就公書無獨
成願廣之余復走書於司馬萬
公以及國中薦紳三老凡郡乘
所當揚推者咸請畢其詞辱諸
大夫國人之不余棄也或採於
巷或謀於野或參互於載籍雖
言人人殊而彙進輻輳則志之
道歸焉耳志凡三十卷前後脫
藁者三其梗槩纖悉具諸公自

為序中又烏乎贅余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自罷侯置守之法行而史廢即郡縣間有識之空文徒存不見諸行事而史亦廢蓋志所以昭鑒戒考得失因其所可因革其所宜革推古昔善治之利以致之斯民而已豫章名郡也省會在焉而徵前信後之典不備至不可徵惠以佐歲其所繫之重可知大夫士之交讓以有成也得無意乎然志未備而求以備之固矣借令備體而遺用備言而遺行善不能法不善不能戒所欲所惡不能

與之聚勿之施其於士風民瘼何與焉雖志猶弗志也此亦大夫士之所懼也余之所走書而罪力者以此遂以為序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南昌府事
 前南京戶部郎中刑部主事
 新安范涑撰



新修南昌府志 卷之

四

序

南昌府志序

休寧范公之守南昌也思日孜孜以興教起敝為己任甫下車索郡圖志無從覩焉既訪於比部方公來崇暨余弟上林丞化得舊本二蓋創於某年修於某年俱寢未布公慨然曰文獻故郡志可闕諸是誠在我政暇乃與二三文學章君濬等謀之時余在京嘗以書見訊余方供奉

講幃樂贊其成而未有以對也萬曆丁亥冬余乞病歸山公訪余草堂曰向云志事業與二三文學編輯成帙矣尚俟一言而定余謝

曰僕病未能也竊聞志猶史然昔嘗濫竽

實錄會典之役每將事預發金匱石室所藏下搜諸司掌故不啻詳焉猶病缺如蒐羅其備手誅詢其公平公由是檄西屬州邑採與實移書鄉先生下問三老訪求故家遺俗而佚事多有徵焉公曰庶幾可乎余曰未也竊見國家凡有纂修必開館屬事分曹具草以上於總裁反覆參校始克就緒百工居肆業其成于專乎公由是擇公署之靜閭軒殿者增延博雅設饗醴供餼廩分局而專

賁成公復以人物見詢余曰志也
非所以論於史矣愚何敢與聞史
道去取嚴斧鉞鄉黨恂恂依厚
孝子慈孫之情可盡徇乎是在主
持風教者採月旦公評精於疇咨
發于一旦若揭榜標題孰得而議
焉公領之遂以章君等所成集如
干卷質諸萬督學鄧太史余亦
幸得卒業公因以序見屬余攷按
圖牒俯仰今昔而論其世山川無
改氣運推遷良用慨然太息於斯
昔
高皇帝神武服海內獨提全師
與偽漢爭衡始定豫章故形欽

為天下重蓋全省江南中原而南
昌又當列郡之中也國初建草昧
闡鴻荒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于茲
中間潢池弄兵逆藩窺鼎雖不
無多故尚晏然稱樂土以故老
所傳自私正遠嘉靖初官政簡易
施倪嬉遊田里氣靡俗朴士者循
循本業砥礪清白官有餘蓄民
有餘藏不數十年而風景頓異
矣若溜建瓴波東注力挽之而卒
莫可挽也今方寓謐寧無旁蕪
意外之擾
天子嘉惠元元有司奉上意蚤夜
勤極蒿目而憂其患科條功令

終繹日領于下始用密採踈而其
踈也更在密用隆採汚而其汚也
更在隆用節採耗而其耗也更在
節更治民艱有若不能為日由
一邦而天下可知也審變通而與
民宜之非志曷稽或曰存則人之
則書固矣自有郡以來良二千石
彬彬相望志果能為有曰不然
理家者而欲長善厥家凡田舍度
篋紀綱滅獲手自擘畫無遺謀
尤必畫登簿正庸便稽覽而貽
後人圖醫之為療也方脈品劑攻
治輔養之術自出工巧又筆諸類
案籍以傳世克此志也仁也公夙講

一體之學理官如家視民不寧猶
病瘵乃身斯舉也亦思其仁之
有寄而已連歲苦旱勞饑饑賴
公極救多方公為政崇風教重農
桑學校斤斤古道恥為俗吏夫
天下事廢不舉坐闕就者托鎮靜
偷安旁觀者不肯自為又媚人之
為動煽老言相阻蓋事無全善
倘憚毛舉而逡巡却步是何務之
能成寧惟志也乎哉吾聞君子之
為政也居有所樹去有所遺迹公
今日之為樹且遺也誠卓以遠矣
萬曆戊子仲秋朔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

日講官記注

起居

會典副總裁新建張位讓



曾學孔書

南昌縣志序

南昌故缺未有司者多以爲空文
無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輒留
予茲諭事遂有成書夫夫紀利病
昭懲勸可爲空文乎哉蓋其起教
於微渺而轉習於繁希務於弗急
而收於無功所爲用非倍吏所窺
真昧未易言也方大夫初徵念輒
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土之心有
幸與雖以疑志比列國之史易而
爲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受本清爲
燕不敏蓋余深惟孔乎絕四矣所
爲筆削自信於天之眷昧然後能
以天信人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夫豈敢上然傾人請
 以盲獻躬吾輩意氣不激猶在天
 人之不迎焉營謀語如泥濘五寸
 須說一尺進上而有所則安敢與子
 斯史誠躍一語或浮謂九夫據矣
 且史有專官某紀載皆當日所睹
 聞此之為走則欲以數百年後臆
 斷其事矣如田賦曰倍於往其增
 必有新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
 書無徵也何以議濶嘉之壬午乙
 巳歲嘗饒矣自上援之幸有子遺
 今實如縣幣豈無費草吾欲求所
 已試為今日請而實續無徵也何
 以贊畫人之不同如面或遠是而

心遠或始脩而終戾必目所及
 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衆奸衆
 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
 孝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無
 遺憾否故曰未易言也通夫夫不
 謂然也直以真任之曰豈可以當
 吾空而仍某關且余為一圻而圖
 之何弗信之與有于是開館延賢
 廣漢獵遺依違某為心亦勤矣猶
 自虞欲然與眾其之豈不誠斤上
 於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獨
 善也然夫夫有靈乎明德新民之
 學久矣其精神淪洩蓋在言語文
 字之外自今吏茲土者率夫夫之

患從于寬政解縵民困而生茲土
 者亦臨深履薄專一晶魄以起地
 靈則上下皆無違心所有嘉德庶
 幾大去所為用矣苟願余察國人
 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于明先德
 也容可既焉多能為大去解矣白
 可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
 無所以不朽書無益也有所以不
 朽不書無損也此靈寶之說也且
 脩德於明者人紀之行謹於陰者
 鬼神紀之無以鬼神為窈冥由枚
 策之榮昌而所紀可知也某於人
 何必息上躬乎故欲父老子弟冥
 於不火畢而嚴於無所待斯為謹

矣余將以此廣大去之用於某請
 序也非為書之

萬曆戊子十月罷人鄧以讚撰
 正山程福生書

南昌府志序

司馬氏曰余讀范刺史南昌府志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

高皇帝親將王師百萬逆江流討偽漢血戰鄱湖滅之長驅入豫章城我豫民壹漿迎王師

帝大說幸南昌府學青衿雍雍執

經融融已乃登滕王閣瞰南浦望

西山與諸臣飲酒賦詩宵乃張燈

令長老携幼縱觀焉始知有生人

之樂矣當是時也偽吳竊巢中原

沸騰征討未遑也我南昌先被王

化脫去湯火士起絃歌之習民蒙

樂利之休蓋已蕩然有控九州駕

百王之氣矣王道於是乎開其始

乃今二百四十年來德化彌洽封

疆若故逆藩不能使之動水旱不

能使之困民皓首不識兵革士結

髮繁被簪纓蓋晏然有執經賦詩

宵燈之象焉王道於是乎成其終

比年饑饉薦臻室而懸罄然灌輸

充疾於薄海賢書尚後于中華夫

今之南昌非昔之南昌耶而鏢盛

若此盡

高皇江河之遺嘯山岳之委形也

世代流易文獻已微記載弗揚

威靈何述萬曆十有六年春睇陽

范公來守是邦喟然歎曰影響焉

史摭據春秋以對揚

高皇之不烈用章治世之典刑其
守土臣事乎乃聯鄉衮儒衿局而
志之布之目四十有一括之類七
夾翼軫列垣繫我廣里高山大川
之網之紀類輿地野有澤梁邑有
明堂或因或革吏治乃章類創置
厥序皇皇厥賦唯上上錯懷柔百
神下民以已瘼類典制實繁有封
擊于一本地力有限若之何滾滾
類封爵鴻屬于飛畢之羅之或漸
于達或遵于池類鄉獻浩宇茫茫
孰知其所啟竅發機孰爲之祖類
雜錄鳳凰鳴矣于彼西岐翹翹其

羽可以為儀類藝文夫刺史探性

命之實際洩經濟之訐謨復九津
蕩三湖出百瀦之魚腹翔九序之
鳳雛斯不亦耀西江之景鏢振
高皇之雄面也哉乃復紀之路史
藏之盟府俾後來者考輿地而思
封疆之臣覽創置而思控馭之臣
閱典制而思經緯之臣稽封爵而
思頒祿之臣鏡鄉獻而思棧樸之
臣核紀事而思博物之臣讀藝文
而思黼黻之臣既蕩然若觀
高皇之視學橫經宗廟皇皇百官
鏘鏘又晏然若觀
高皇之登閣賦詩鉄馬騰襄王約

流光又如列炬遐征樓櫓夜明而
遠覽山色之蒼蒼水氣之洋洋也
耀皇靈而治世恢帝訓以奠封王
道顧不易乎哉然周官六典猶
舊也周用之而純王唐用之而雜
夷已它心之所繇者異路也燕人
有之荆而獲璞者以示荆人剖之
得囊王焉荆人給之曰囊者母也
貴見囊者子也賤我取子君取母
燕人大說從荆人鬻子王于市獲
千金乃持璞囊反燕之市索萬金
終歲不獲一志曰荆人貴之子燕
人賤之母皆闇也今之志范公之
囊也璞也其心必有所以囊者覽

鏡者索其囊又索其所以囊乃范
公之王見矣
萬曆十六年戊子中秋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
郎前奉
勅總督河道軍務本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昌萬恭誨

南昌府志序

予聞之民俗士風兩者蓋治本
焉俗貴返儉儉返而俗厚士貴
論品品高則風遠迺世或援圖
馬而志古君子則兢兢有深思
矣南昌俗尚淳朴唐皆海內風
氣已開猶無瓦屋取材召陶自
韋觀察始其茅茨土復不亦可
想見乎而勤生嗇施代有紀載
至
國初民俗尤爲近古予聞長老言
民間歲嘗燕會杯飲豆肉率數
人共之日暮盡歡乃罷親黨有
謁手單布深衣革履道路間不

敢服及門服以謁謁罷持歸故
或終身不易承履是以尙親而
後利崇本務而賤浮食雖稱土
瘠民用利焉其俗厚如此至於
士風則繇來遠矣自澹臺先生
躬不由徑之行游學此邦以進
退辭受明示諸侯其風品清超
當皆從之者旣三百人矣嗣是
學士縉紳世敦履操而徐聘君
黃太史特其標著風聲所感雲
卿自遠而託寓焉不亦盛乎
國初忠節尤著宣成以後士大夫
以清節相高仕不問家退維實
稽至有耻以一錄汗其行李

拜尚書而子姓饋糶不備者爲
予所睹記焉品可知矣故吾郡
非獨形勝據東南總會而俗化
風標蓋自古爲西江冠首焉惟
是靡習葉自濠藩浸淫間巷冠
裳燕會之侈頓非其舊而士尙
藻辭或踰大德鄙修檢爲拘攀
華繁實寡民用日匱鄉之長老
心竊憂之比連歲歉災
當宁痛革浮靡屢奉
詔書歛飭歸之本實而
睢陽范公實奉
命來守吾郡下車首勵風教抑豪
獎善邨孤闡幽而災盡焦琴窮

瘼在已諸所深潔響乎士民已
知趨慕矣公猶以特設不若循
習其舊典泛陳不若紹明其先
訓於是稽牒訪遺慨然以郡志
爲任委其事於予友文學章君
輩而質裁於張少宗伯鄧太史
予亦槩與聞焉公復畀予序之
予惟志以紀治本之不先於治
何有彼詩紀二南列國之風而
終之豳雅太史遷傳前世名動
奇績而先首陽之餓夫誠以威
德旣衰非述先公恭儉之化無
以善後功名標末非有廉頑高
世之行不足開先故儉徵於日

用永食之微而品定於事業文章之外非深思反本莫能重也今公之志雖城郭沿革之詳山川夷險之迹風土民物之繁米鹽出納之瑣靡不具載而竊由公所行以窺所論著權衡取舍其有志古之思乎蓋商吹太史之遺錄矣故予敢備述焉使郡之士民按瘠隘之遺究困匱之故考名行之殊邇風生之實必惕然以思土地猶故今吾何匱也其先民之儉乎人物猶故今吾何品也其先喆之師乎將營衛內腴雖危贏而元氣不衰紛

靡不眩雖頑懦而精神有立出為良士處為良民植榦王家保錫皇極俗厚而風遠豈惟一郡實天下賴之百世休之斯志庶不為空文哉雖然士風民俗之表公下榻禮賢於士既尤加意矣且當

熙朝德澤涵濡之盛西山南浦清淑宛如彭蠡匡廬凝渟自昔沙城讖著龍斗日新豈繫澹臺聘君之風烈將邇明性學躋聖品以應昌期各兢兢進隆古之思用光斯志亦千載一峩也敬書以俟且

失乎為官為子之道仕於此者有以知其風上之常
皇上開基之跡愛民之心用德以率其人有加於昔人之
善治則斯志之作豈曰小補云哉

南昌府志序

胡 鳳

郡之有志一郡之事物皆載焉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
及國計簿謂為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蓋山川之險易物
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戶口之登耗人材之顯微風俗之
美惡可以一覽而得之吉甫居相位固以此為重為今守
者於此豈可忽哉豫章之有志始于雷次宗後其書十南
唐涂廩補撰豫章古今志時時引次宗舊記為證至宋洪

務駒父謂虞書贖則近穢疎則及漏又時有抵牾非完書
也乃摘換書傳疏所見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
方乘元劉有慶潘斗元又補述續志凡十四卷然流傳不
廣書多湮沒歷世既久又皆殘缺所謂郡之文獻誠不足
徵也儼昔年

命纂修天下郡志時郡邑所進之書非苟簡則冗雜至於
錯謬莫此為甚回列舉以見示唯有慨嘆而已未幾以未
疾 賜歸不及見其書之成暮痾居間山林無事知府任
蕭伯雅乃以是書請看廬而請噫此余之宿負也見生於
此長於此終老於此其可醉乎逸力疾而為之然編者

統書者傳訛較之昔人猶有可嘆於是會諸生舉其綱領
類其條目其可考者以意求之爬梳剔抉刪其繁穢探幽
發隱正其詭譎遂覽旁搜補其遺缺詳畧互見要其會通
庶幾一郡之事物于載之文獻有足徵焉而任侯於此可
謂知為政者矣雖然采珠之餘獨見無窮徒勤皇甫之心
輒有師丹之志其不備者尚有待於後之君子云宣德八
年秋九月望也

南昌府志序

張元積

郡志志一郡古今事定有政之不可闕者矧南昌江西會
府 宗藩疏封岳牧統治與鎮建 王臣之下臨其土宇

民物山川風景種種視支郡特廣大蕃盛郡志尤宜留心
焉郡先達祭酒陶菴胡先生嘗檢閱舊編慨嘆其脫畧紛
糾而更修之厥久完本復失其幸存者恐尤有以重先生
之嘆也太守祝侯瀚南下車印有意定書函命屬邑采錄
以上道泰和羅儒生輔來訪再虛侯得觀其所著洪範類
書深有得人之喜政暇輒延與定為義例出屬邑之所上
纂羣籍之所遺各以類考訂悉付羅編次之而張太守汝
舟江武守昌應通守尹張通守才楊推守與復相與參校
郡教授鄭惟欽亦與焉曾未踰時書成校梓徵予以序祝
侯卓有負挾纒于經濟視天下事舉無難焉若此書者非

知所當重非冒中有此曠千載塚千里成昔安能建於地
籍如此夫天下一郡之積一事萬事之推漢唐名相知
籍地志之當重者或弼成帝業或茂隆至治恢大用之具
卽是可占矣抑天下事之成率若有時若有待是志固守
隨侯踪亦嘗屬遠竟未克成之乃歸侯與諸僚友而復
邂逅輔儒贊相之蒐輯大郡之遺勳成大郡之典以播天
下以垂後世俾有志於興理善化者得所據馳仰於天寶
地靈者得其悉茲固非一時之傑不輕屬哉於是乎序

四序